

## 漢譯聖經附註釋的發展—1920-2022\*

劉遠見、周復初\*\*

### 摘要

本文探討 1920-2022 年之漢譯聖經附註釋的發展，並以 Blight 對聖經註釋的分類為架構，探討 1920-2022 年 11 個較具代表性之漢譯聖經的註釋內容。1920 年以後，華人譯者們漸漸成為翻譯的主體。不過藉由統計各年代之附註釋譯本出版量得知，在 1920-1979 年出版的譯本數反而較 1890-1919 年少，而是 1980 年後才有大幅的增長。1920 年至今的譯本帶有更多的註釋，且在內容上具備更多面向，包含：文本的背景資訊、原文字義分析、表號與象徵的詮釋、神學教義和經文校勘等，期能應付信徒認識聖經並進而研讀聖經的需要。這指明聖經文本仍需要藉由註釋來為自己說話，以及聖經註釋之於研讀聖經的重要性。由華人教會所發行的各種附註釋聖經，展現了華人譯者們對聖經解釋的多樣性與不同特色。各譯本之註釋內容，在背景資訊和語言資訊方面，差別不大，值得相互參照與佐證。但是，在詮釋性資訊方面，各譯本之註釋內容有時差別很大。因此，讀者需要進行比較和思辨。

關鍵字：聖經註釋、華人譯者、表號的詮釋、神學教義、詮釋性資訊

---

\* 本篇論文為作者針對「漢譯聖經附註釋的發展」之主題的第二篇論文。第一篇論文〈漢譯聖經附註釋的發展—1803-1919〉已刊載於《華人宗教研究》第 22 期。參劉遠見、周復初，〈漢譯聖經附註釋的發展—1803-1919〉。本篇論文亦收錄於劉遠見之博士學位論文的第三章第二節。參劉遠見，〈漢譯聖經附註釋之研究（1803-2022）〉（2024）。

\*\* 劉遠見，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周復初，國立中央大學榮譽教授。

## 一、前言

對聖經研究者而言，在經文的翻譯以外，還有前言、註釋（notes）<sup>1</sup>、串珠和插圖等也是重要的研究項目。這是因為在近年關於主要文本以外的「副文本」（paratext）研究，已逐漸受到重視。法國文學理論家傑哈·熱奈特（Gerard Genette, 1930-2018）最早提出副文本的概念並指出，一部文學作品很少以未經修飾的狀態出現。而副文本是圍繞著主要文本的部分，例如：封面、作者姓名、標題、序言、插頁、插圖、獻詞和題詞、註釋等。它們都圍繞著主要文本，成為其延伸，並成為門檻，讓讀者藉此更容易理解文本。<sup>2</sup>就著聖經而言，除了經文欄的內容以外，舉凡在每卷書之前的序言、圍繞著經文欄的註釋、插圖、專欄等皆屬之。本文將聚焦於漢譯聖經的「註釋」。

已往探討漢譯聖經之註釋的文獻可列舉如下：陳頌恩（Joyce Chan）的博士論文 *William Dean and the First Chinese Study Bible* 對西教士莽為仁的單卷附註釋聖經與其註釋有深入研究；鄭海娟的〈薪傳與新詮：古新聖經的解經之道〉，與李爽學的〈談天說地論神人一從《古新聖經·化成之經》前二篇看賀清泰的解經學〉，皆詳細探討《古新聖經》的註釋的解經源流、處境化，並追溯天主教教會的聖經詮釋傳統；An-Ting Yi 的 *When Notes Start to Speak: An Investigation of Footnotes and Interlinear Not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Bible Versions*，透過翻譯目的論（Skopostheorie）的分析框架，研究了五個當代漢語譯本的《馬可福音》註釋，以及這些譯本之間相互的影響；麥金華的〈官話《和合本》的譯者注解〉，深入探討官話《和合本》的註釋類別；Xiaojun Xu 的 *Adding a Cubit to Bible*

---

<sup>1</sup> “notes” 可譯為「註釋」、「注釋」、「註解」、「注解」，本文一律使用「註釋」一詞。參蔡錦圖，〈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和版本〉，頁 12；麥金華，〈大英聖書公會駐華經理與和合本中文聖經翻譯關係的探析〉，頁 40；趙維本，〈譯經溯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

<sup>2</sup> Ge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pp.1-4.

*Understanding: A Study of Notes in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Bible and the Sigao Bible*，比較了《和合本》與《思高聖經》的註釋類型與功能；鮑曉婉的〈副文本視角下的憐為仁聖經注譯本研究〉探討了憐為仁的三卷漢語聖經註釋書。<sup>3</sup>然而，以上文獻多僅考察一本，至多五本附註釋聖經。在涉及跨譯本比較的論文裡，關於註釋類型的比較上，亦鮮少比較歷史文化背景註釋，以及神學詮釋註釋。本文欲進探討 1920-2022 年期間的漢譯聖經附註釋的發展，並列舉 11 本較具代表性且註釋內容較詳盡之譯本，作註釋內容的比較，而能呈現上述文獻所未能涵蓋的比較視野。

## 二、研究範圍與研究資料

本文以文獻分析為主要的研究方法，考察不同版本之漢譯附註釋聖經的註釋連同相關文獻。1920-2022 年的漢語聖經譯本種類繁多，且註釋的方式也不盡相同。本文為了使研究聚焦，討論的譯本不包含為了專特對象的版本；<sup>4</sup>或註釋部分以分冊方式發行的版本；<sup>5</sup>或是註釋部分非以文字方式呈現的版本。<sup>6</sup>此外，近代的研讀本亦在聖經本文的欄位之外加上許多

<sup>3</sup> Chan, *William Dean and the First Chinese Study Bible*；鄭海娟，〈薪傳與新詮：古新聖經的解經之道〉；李爽學，〈談天說地論神人—從《古新聖經·化成之經》前二篇看賀清泰的解經學〉；An-Ting Yi, “When Notes Start to Speak: An Investigation of Footnotes and Interlinear Not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Bible Versions,” pp. 56-78；麥金華，〈官話《和合本》的譯者注解〉；Xiaojun Xu, “Adding a Cubit to Bible Understanding: A Study of Notes in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Bible and the Sigao Bible,” pp. 31-49；鮑曉婉，〈副文本視角下的憐為仁聖經注譯本研究〉。

<sup>4</sup> 例如：漢語聖經協會的《聖經—青年靈修版（和合本）》；國際漢語聖經出版社的《聖經（姐妹版·和合本）》等。

<sup>5</sup> 例如：台灣聖經公會出版，彭國璋編輯的《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由於一般信徒閱讀聖經多是閱讀單本的新約全書、舊約全書或新舊約全書，分冊的形式比較類似查考用的註釋書，所以本文將其區分開來。

<sup>6</sup> 例如：台灣浸宣書局出版，王正中牧師主編的《和合本尋根版》。該版本的註釋為 Strong 氏原文編號。

輔助資訊，例如：整卷書的背景資訊、大綱、串珠、以及專欄性的資訊，這些也不在本文討論。本文僅聚焦於解釋經文翻譯、經文校勘、神學詮釋等等的註釋，這些註釋通常置於文本的行間，或在頁面下方，抑或置於文本旁；少部分置於整卷書或整本聖經末尾。<sup>7</sup>

本文之附錄蒐集從 1803 到 2022 年之 64 個漢譯附註釋聖經譯本，包含出版年、作者、出版社和註釋量的資訊，但仍有少數譯本由於無法取得而未納入。圖 1 是按每 30 年為一個階段，<sup>8</sup> 顯示 1800-2022 年已出版之附註釋聖經的數量。整體而言，1800 至 1919 年是數量漸次增加的趨勢。1890 到 1919 年是西教士出版最多譯本的時期，這時期版本數多的主因是 1890 年的在華傳教士大會決定以深文理、淺文理和官話等三種語體來翻譯《和合本》的譯本，以應付當時民眾的閱讀需求。

1920-1979 年，聖經附註釋譯本的出版數反而較 1890-1919 年代為少，可能的原因如下：(1)官話《和合本》(修訂後改名為國語《和合本》)的大量發行與流通。<sup>9</sup>(2)縱使《和合本》發行後仍有修訂的需要，新的聖經譯本出版仍需要充分的財力支持。然而，相對於《和合本》得到聖經公會的充分資助，該譯本之後出版的譯本大多數由華人信徒獨立或合作完成，缺乏強大的聖經公會之財力支持。<sup>10</sup>(3)由於此一時期處於中日戰爭、國共內

---

<sup>7</sup> 由於篇幅限制，本文亦不細談註釋的體例和形式。

<sup>8</sup> 每三十年可視為一代。參何帆，《變量：看見中國社會小趨勢》，頁 5-6、34；韓撲，《權謀：中國式的智慧哲學》，頁 170。

<sup>9</sup> 1890 年舉行的在華傳教士大會裡，在條款八中同意英、美各方的聖經公會共同擁有《和合本》的版權，可於譯本完成後按其需要印行，導致發行量提高。此外，許牧世亦指出，官話《和合本》「出版後不到十年即流行南北各省，銷售量超過其他各種譯本。二十年後再次修訂，並改名為國語《和合本》，那時候，這個譯本實際上已取代了所有其他譯本的地位，成為全中國教會採用的惟一譯本」。參唐子明，《權威與綻放—近代中文聖經翻譯及譯本比較》，頁 26、30；許牧世，《經與譯經》，頁 142；J. R. Hykes, W. T. A. Barber, & W. J. Lewis,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p. xliii.

<sup>10</sup> 少數充分獲得聖經公會支持的案例為呂振中的《舊新約聖經》。該譯本得到英國聖經公會的資助，並由香港聖經公會代印。參唐子明，《權威與綻放—近代中文聖經翻譯

戰、政權更替、政權對教會的限制等因素，導致此一時期的基督徒團體難有心力發行新譯本；縱使有出版新譯本的計畫，某些譯本仍無法如期譯成。<sup>11</sup> 如果連經文都難以完整譯出並出版，譯者要加上註釋就更困難了。

相對於 1920-1979 年的譯本數，1980 年代後的譯本數大幅增加，1980-2009 年，以及 2010-2022 年出版的譯本數皆高於 1890-1919 年的譯本數。此外，根據附錄，此區間的出版單位更是非常多元。造成此一時期附註釋聖經蓬勃發展、百家爭鳴的原因可能有：(1)死海古卷的出土，以及經文鑑別研究的進展，使聖經翻譯所根據的希伯來文／希臘文文本之版本不斷更新，進而提升聖經翻譯的品質。(2)近代翻譯學理論的發展，使華人教會得以考量不同讀者的需求，選擇出版不同翻譯取向、翻譯方法的譯本，某些較偏向直譯 (literal translation)，有些較偏向意譯 (paraphrase translation)。<sup>12</sup> (3)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使華人教會得以將西方世界之聖經研讀本 (Study Bible) 的註釋部分編譯為中文，並沿用既有的中文譯本 (如《和合本》) 之經文，而加快了編輯與出版的速度。(4)政治經濟局勢穩定，使教會福音工作得以發展，帶進信徒人數增長，而增加聖經研讀需求。

在註釋數量上，根據本文附錄，1919 年以前，大多數的譯本受「不附註釋或評論」原則的限制，僅有少量的註釋。而註釋個數較多之施約瑟的譯本，其每個註釋的字數亦大多數在 20 個字以下，且沒有解經類註釋。1920-1979 年的譯本，註釋個數與字數略有增加，且不少譯本有解經類註

---

及譯本比較》，頁 73。

<sup>11</sup> 例如：德國傳教士陸亨理 (Heinrich Ruck) 與華人鄭壽麟的《國語新舊庫譯本》，最後僅完成新約全書附上《詩篇》的試驗本。參唐子明，《權威與綻放—近代中文聖經翻譯及譯本比較》，頁 51；Toshikazu S. Foley, *Biblical Translation in Chinese and Greek: Verbal Aspec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31.

<sup>12</sup> 唐子明舉了幾個漢語譯本為例子，說明那些偏重直譯，那些偏重意譯，並在後續章節中作更深入的比較。參唐子明，《權威與綻放—近代中文聖經翻譯及譯本比較》，頁 203-205。

釋。1980 年代之後，因著聖經讀者的需求，更多研讀導向的譯本出現，註釋個數大為增加，有些譯本的註釋個數與註釋字數是猶如火箭般衝上去。例如，1986 年《聖經—串珠·註釋本》就有 18946 個註釋，每章平均約有 16 個註釋；1987 年《新約聖經恢復本》每章平均有 37 個註釋，且有許多長篇幅的神學註釋；<sup>13</sup> 不僅如此，註釋的字數也增多。例如，1989 年《啟導本》的註釋字數就達 120 萬餘字，2008 年《聖經研讀版—新譯本》的註釋共逾 300 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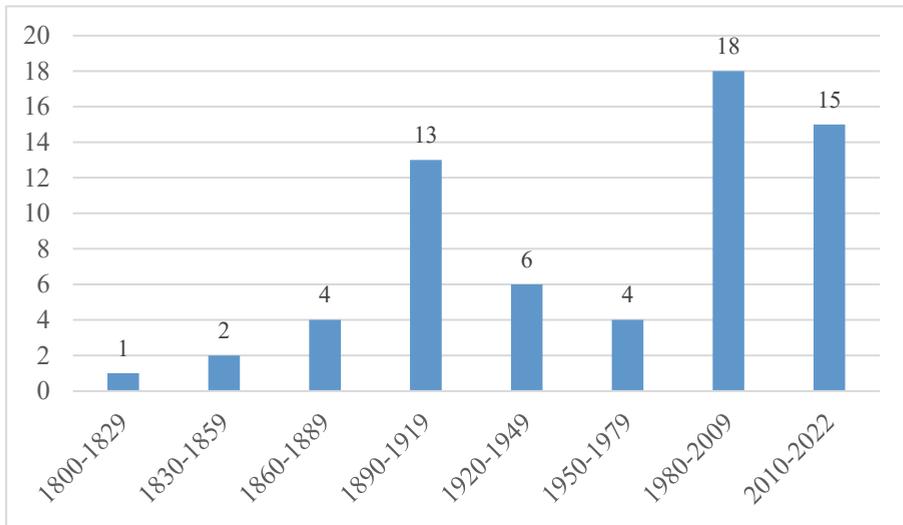


圖 1 各年代之漢譯附註釋聖經數量<sup>14</sup>

<sup>13</sup> 該中文譯本的舊約於 2005 完成，附錄是列上新舊約皆完成的年分。新舊約全書的每章平均註釋數為 13.28 個。

<sup>14</sup> 因《古新聖經》當時未出版，本文未將其列入圖 1。

### 三、漢譯聖經附註釋的歷史發展

#### (一) 1803-1919 年的歷史發展簡述<sup>15</sup>

最早且較完整的漢譯附註釋聖經，可追溯至約 1803 年完成的《古新聖經》。<sup>16</sup> 該譯本平均每章有 7.3 個註釋，但當時未能出版。而最早出版之附註釋的新舊約譯本是於 1823 年出版的《神天聖書》。不過，從《神天聖書》起，所有受「大英聖書公會」<sup>17</sup>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等聖經公會資助的譯本皆受「不附註釋或評論」(Without Note or Comment) 原則<sup>18</sup>的限制。由於此原則不斷受到傳教士的挑戰，而使「大英聖書公會」同意在三種不同文體的《和合本》中加上「解釋文字、分段標題、地圖及其他輔助資料」，而開始作出妥協。<sup>19</sup> 之後，由施約瑟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831-1906) 翻譯的聖經譯本，連同若干版本的《和合本》，有相對較多的註釋，但註釋類型僅侷限於釐清原文翻譯、提供互文參照，或不同古卷之譯法，缺少解經類的註釋。在這段期間，許多西

<sup>15</sup> 關於對此一時期之附註釋聖經的歷史發展更深入的描述請參考劉遠見、周復初，〈漢譯聖經附註釋的發展—1803-1919〉。

<sup>16</sup> 《古新聖經》36 卷譯成的時間大約在嘉慶八年 (1803 年)。參李爽學，〈近代白話文·宗教啟蒙·耶穌會傳統—試窺賀清泰及其所譯《古新聖經》的語言問題〉，頁 62。

<sup>17</sup> 「大英聖書公會」亦有譯作，「英國與海外聖經公會」、「英國聖書公會」、「大英國聖經會」、「英國聖經公會」。本文採用「大英聖書公會」的主要原因是，本文附錄所列由“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所出版之譯本，其扉頁中皆顯示為「聖書公會」或「大英聖書公會」。但是，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之後，「聖經公會」成為通用的名稱。

<sup>18</sup> George Browne,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From its institution in 1804, to the close of its Jubilee in 1854*, I. p. 3; 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p. 553; George Kam Wah Mak, “To Add or not to Add?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s Defense of the ‘Without Note or Comment’ Principle in Late Qing China,” pp. 329-354.

<sup>19</sup> 唐子明，〈啓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 1807-1919〉，頁 213-214。

教士陸續出版單卷或數卷的聖經註釋書，將大量註釋夾於經文中，包含解經類的註釋，使讀者認識聖經教義，以利傳福音。然而，受限於缺少聖經公會的支持，這些註釋書的流通性並不高，且未能完整註釋成新約或舊約的全書譯本。總括而論，從 1803 年到 1919 年，由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傳教士翻譯的聖經譯本，其註釋主要是為輔助信徒跨越文化和語言差異而認識聖經的字面涵義，註釋的字數少且缺少神學性的解經。

1919 年官話《和合本》的發行可視為漢譯附註釋聖經的分水嶺。在此以前，是西方傳教士主導聖經及所附註釋的翻譯。在官話《和合本》發行之後，大體上漸漸轉由華人譯者們主導附註釋之聖經的翻譯。<sup>20</sup>此後的譯本，不只註釋量顯著增加，註釋的功能也更為多樣。

## （二）1920-1979 年的歷史發展與註釋數量

在官話《和合本》於 1919 年出版後，西教士即認識到《和合本》有著「由外國人翻譯的譯本的侷限」，更好的譯本需要由華人譯經者完成。而在 1922 年的基督教全國大會（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上，中國教會領袖亦表達重新翻譯漢語聖經的訴求。<sup>21</sup>天主教耶穌會的華籍司鐸蕭靜山在 1922 年出版《新經全集》，是最早由華人譯者完成之附註釋的新約全書。<sup>22</sup>蕭靜山在序言中提到：「原文難解字句、或有妙義引而未發者、別標以聖教通行之註釋」。此譯本每章有 9.5 個註釋，數量遠多過 1919 年代以前出版的譯本，也延續了天主教聖經的解經類註釋傳統。

在新教方面，美南長老會的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與華人同工朱寶惠於 1929 年完成《新譯新約》，附少量夾註於正文中。而朱寶惠又於 1936 年完成對該譯本的修訂，稱為《串珠註解原文釋詞

---

<sup>20</sup> 尤思德指出，在聖經翻譯上，十九世紀都是屬於傳教士的，到了二十世紀，中國教會成為獨立的實體。本文研究的年分區間裡，中國、香港和台灣等地的教會均成為翻譯的獨立實體。參尤思德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頁 367。

<sup>21</sup> 尤思德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頁 335-336。

<sup>22</sup> 蔡錦圖，〈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和版本〉，頁 28。

—重譯新約全書》（又稱為《朱寶惠譯本》），主要目的是用作希臘文教學。<sup>23</sup> 此譯本平均每章有近 12 個註釋，附於每卷書末。其註釋詳述經文之背景資訊，又兼具神學解經之特色。

呂振中於 1946 年編譯《呂譯新約初稿》，1952 年完成《新約新譯修稿》，最後於 1970 年完成《呂振中譯舊新約聖經》（又稱為《呂振中譯本》）。呂振中在《呂譯新約初稿》的序言裡提到，《和合本》固然可供一般人閱讀，但供非基督徒之學者、神學家、傳道人，與經學家等人來研究，就顯得不足。呂振中在《呂譯新約初稿》頻繁使用經文校勘學（Textual Criticism），在註釋中常提到「有古卷…」。

所以可將他視為首位在漢譯聖經中嚴謹並深入使用此類註釋的譯者。<sup>24</sup> 此外，自《呂譯新約初稿》起，他常使用註釋將聖經中的度量衡單位轉換成現代的單位。

《思高聖經》於 1968 年出版，是天主教在華語地區第一部從原文翻譯的完整漢語聖經，每章平均有近 5 個註釋。此譯本是由雷永明（Allegra, 1907-1976）主導翻譯並出版，最早是分成 11 冊的註釋本。1961 年時，雷永明神父為使該譯本成為通用譯本，決定出版合訂本，並由中國的李士漁神父進行合冊、修訂和出版。<sup>25</sup>

### （三）1980-2022 年的歷史發展

在 1980 年代，由華人譯者主譯的研讀本聖經／研經註釋本（Study Bible）陸續在香港、台灣、中國和美國等地出現。這些譯本將註釋與經文並置於同一版面的不同欄位，供信徒在閱讀經文時一併查考，並附有大量註釋。例如：福音證主協會在 1984 年出版了中國神學研究院編譯的《聖

<sup>23</sup> 尤思德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頁 342；Toshikazu S. Foley, *Biblical Translation in Chinese and Greek: Verbal Aspec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 31.

<sup>24</sup> 唐子明，《權威與綻放—近代中文聖經翻譯及譯本比較》，頁 66。

<sup>25</sup> 趙維本，《譯經溯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頁 66、75；蔡錦圖，《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和版本》，頁 35、37。

經一串珠·註釋本》新約部分，該譯本平均每章有近 16 個註釋；<sup>26</sup> 美國的聖書書房於 1985 年出版了于力工牧師編譯的《聖經助讀本》，平均每章有近 7 個註釋。李常受主譯的《新約聖經恢復本》於 1987 年在台灣出版，平均每章有 37 個註釋；<sup>27</sup> 1989 年，香港的海天書樓出版了余也魯主編的《聖經啟導本》，經文註釋的字數多達 100 萬字。<sup>28</sup>

1990 年代至今，由華人譯者主編的研讀本持續出版，如：全球聖經促進會（Global Bible Initiative）與霍爾曼出版社（Holman Bible Publishers）於 2008 年合作出版《中文標準譯本》（新約）；漢語聖經協會 2010 年出版《新漢語譯本》（新約）；環球聖經公會於 2015 年出版《環球聖經譯本：新約全書》，並於 2021-2022 年完成全部舊約。

除了以上幾個譯本以外，另有許多譯本是將英語聖經譯本翻譯為中文後出版，或是將英語聖經研讀本（Study Bible）的註釋部分編譯為中文，並沿用既有的中文譯本（如《和合本》）之經文。例如：由凸桑中文聖經協會於 2006 年出版的《簡明聖經》、由國際漢語聖經出版社於 2012 年出版的《新普及譯本》，經文與註釋皆編譯自英語譯本。而由更新傳道會於 1996 出版的《聖經：新國際版研讀本》<sup>29</sup>、活石出版社於 1997 年出版的《雷氏研讀本聖經》、香港方舟出版社於 2014 年出版的《麥克阿瑟註釋聖經》，皆是在既有中文譯本之經文上加上編譯自英語研讀本的註釋。

此外，近年聖經的註釋功能也更加多元。除了對翻譯、經文校勘和神學或教義的解釋以外，也出現以靈修和生活應用為導向的譯本。如：天主教國際聖經學會於 1998 年出版的《牧靈聖經》、國際聖經協會於 1999 年出版的《聖經·靈修版》、林治生主編，2004 年出版的《和合本靈修聖經》。在研讀本聖經中，也出現對註釋的分類，好幫助讀者選擇切合自己需求的

---

<sup>26</sup> 該譯本的新舊約全書於 1987 年出版，附錄是列上新舊約皆完成的年分。

<sup>27</sup> 該中文譯本的舊約於 2005 完成，附錄是列上新舊約皆完成的年分。

<sup>28</sup> 參自海天書樓網站：<https://shop.campus.org.tw/ReadingBanquet/15.7-8/bible.htm>。依據海天書樓的介紹，該譯本在 2006 年增訂版後，經文註釋達到 120 萬字。

<sup>29</sup> 此譯本的新約於 1991 年出版。

註釋來閱讀。例如：2011 年出版的《網中聖經》、2015 年出版的《環球聖經譯本：新約》。<sup>30</sup>

以上多元翻譯與出版方式、註釋功能，連同英語譯本之註釋的引進，亦反映出此一時期，全球化對附註釋聖經之發展的影響。

#### 四、11 本較具代表性之附註釋漢譯聖經

為比較分析註釋的發展，本文列舉 11 本較具代表性且註釋內容較詳盡之附註釋漢譯聖經。<sup>31</sup> 這 11 個譯本分別是：(1)朱寶惠的《重譯新約全書》。基督新教最早由華人完成之附註釋《新約全書》，含有豐富的解經註釋；(2)《思高聖經》。天主教在華語地區最普遍使用之附註釋新舊約聖經；(3)《呂振中譯本》。新教最早由華人完成之附註釋新舊約聖經之一，至今仍為聖經研讀者廣為查考使用；(4)《聖經—串珠·註釋本》。為最早由華人聖經學者合作完成的研讀本聖經，含有豐富註釋；(5)《聖經：啟導本》。也是較早期由華人聖經學者完成且流通廣之聖經研讀本，自出版以來已發行逾一百萬本；<sup>32</sup> (6)《聖經恢復本》。由華人主譯經文和編寫註釋，又轉譯為十幾種語言，為全球的召會信徒普遍使用，含有豐富的解經與神學詮釋註釋，該譯本的英文版本亦得到美國亞馬遜公司（Amazon）的五星評價；<sup>33</sup> (7)《聖經研讀版—新譯本》。註釋編譯自 *NIV Spirit of the Reformation Study Bible*，有逾 300 萬字之多，詮釋豐富並突顯改革宗神學

<sup>30</sup> 由於篇幅限制，本文不逐一探究每一譯本的特色，需另文討論。

<sup>31</sup> 受篇幅限制，不得不捨去一些具參考價值的譯本，例如：《和合本修訂版》也具代表性，然而就著註釋內容的而言，該譯本偏重在經文校勘，較難與其他譯本做全面的比較。

<sup>32</sup> 參海天書樓，〈中文聖經啟導本簡介小冊子〉，2023 年 8 月 5 日下載。

<sup>33</sup> 聖經學者駱維仁提到：「該譯本由李常受主持翻譯，嘗試保持《和合本》的味道，但是同時也毫不猶豫地把現有英文和中文版本中好的翻譯吸收進來。其註釋豐富，意圖把經文中屬靈的意義提取出來。」Sin-wai Chan & David. E. Pollard,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pp. 54-69.

傳統：(8)《更新版研讀本聖經》。是《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的改編版，註釋編譯自英語世界廣為流通的 *NIV Study Bible*，有超過 2 萬條註釋，合計超過 230 萬字，保持了當代福音派聖經學者的解經觀點；<sup>34</sup> (9)《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經文使用頗具代表性的《現代中文譯本 2019》，並加上許多註釋；(10)《新約·新漢語譯本》。華人聖經學者近年完成之偏直譯譯本之一，含有大量翻譯類註釋；(11)《環球聖經譯本》。為華人聖經學者最近期完成之附註釋新舊約聖經之一，含有大量經文鑑別、翻譯和解經註釋。

## 五、以他連得 (talent) 為例，一窺註釋的重要性

聖經註釋的重要性，可以由新舊約裡常出現的量詞「他連得」(希伯來文 פְּנֵר，希臘文 τάλαντον，英譯 talent) 為例而看出，該詞在舊約的 34 處和新約的 1 處經文中用作金、銀、銅等金屬的重量單位。而這個詞到了太 18:24，則被用為貨幣單位，表示銀錢的數量。<sup>35</sup> 但是，另有 7 次出現在太 25:14-30 耶穌所說的比喻中，<sup>36</sup>「塔冷通」或「他連得」在這比喻中卻有雙重含義，除了表示貨幣單位外，亦是指著信徒被賦予的「才幹」或「恩賜」。<sup>37</sup>

「他連得」這量詞原為重量單位，到了新約，則衍生出貨幣單位的語義，以及「才幹」的隱喻概念。如果沒有合適的註釋，讀者實難以充分理解。表 1 羅列 11 個譯本的註釋。

---

<sup>34</sup> 註釋中將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簡稱 NIV，譯為《新國際版》。

<sup>35</sup> 《和合本》在太 18:24 節譯為：「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這裡的「一千萬銀子」，原文是「一萬他連得」。

<sup>36</sup> 太 25:15、16、20、22、24、25、28。

<sup>37</sup> 《思高譯本》在第 15 節譯為「按照他們的才能，一個給了五個『塔冷通』，一個給了兩個，一個給了一個；然後動身走了。」

表 1：「他連得」的註釋內容摘錄

譯本	重量單位	貨幣單位	信徒的才幹
朱寶惠譯本	無 <sup>38</sup>	無 <sup>39</sup>	無
思高聖經	無 <sup>40</sup>	無	塔冷通的比喻，教導人應各盡己職…。人的才能雖有不同，但都應照所受的才能工作。
呂振中譯本	重的…等於一二九·九七磅；輕的等於一〇八·二九磅。	希臘文作…他蘭得…等於六千日工錢。	無 <sup>41</sup>
聖經一串珠·註釋本	即約 30 千克（64 磅）。	「一千萬銀子」：原文是一萬「他連得」，相當於六千萬得拿利。	神賜信徒不同的才幹與機會。 <sup>42</sup>
聖經：啟導本	一他連得約等於 29 公斤。也有人按一他連得等於 34.3 公斤來計算。	無	這比喻也指出神賜人不同恩賜，多少不重要，但一定要使用。…神給人的才能越用越有，不使用便會逐漸消失，這是人生的功課。 <sup>43</sup>
聖經恢復本	他連得是最高的重量單位。約一百磅。	一他連得銀子合六千羅馬銀幣。	本節比喻裡的銀子，象徵屬靈的恩賜…為著服

<sup>38</sup> 在啓 16：21，《朱寶惠譯本》採意譯的方式：「又有大雹子，從天落在人身上，每雹子約有九十斤重…」，並無註釋。

<sup>39</sup> 在太 18：24，該譯本採意譯的方式，將「一萬他連得」譯為「一千萬銀子」。

<sup>40</sup> 《思高譯本》將度量衡置於聖經末之附錄說明，所以未編在經文的註釋裏。

<sup>41</sup> 《呂振中譯本》在太 25：15「三萬日工錢」的註釋提到：「希臘文作『五個他蘭得』下同；一他蘭得等於六千日工錢。」並未論及與信徒之才幹的關係。

<sup>42</sup> 此註釋間接指明銀子（他連得）的含義。

<sup>43</sup> 《啟導本》註釋中繼續指出：「這比喻也要信徒忠心事奉，等候主來。賺二千與賺五千的得同樣的稱讚，他們的能力雖有大小，但同樣忠心事主。」

			事、工作，我們需要銀子，屬靈的恩賜……。
新譯本研讀版—	一他連得約 34 千克金子。 <sup>44</sup>	一個他連得等於 6000 個銀幣。	無
更新版研讀本	約三十四公斤。	希臘文為一萬「他連得 (talanton)；一「他連得」合 6000「錐克瑪」(drachma)，在此為六千萬「錐克瑪」，總值六千萬日工資。	25:15 千：此字原文 talanton 起初是用作重量單位…後用作錢幣單位…，現今英文 talent 一字，作能力或才幹解，就是源於這個比喻。
新約·新漢語譯本	啟 16：21 註：他連得為重量單位，一他連得約有 40 公斤。	相當於一個人 6000 萬天工錢。為當時幣值中面額最大的單位，一個他連得相當於 6000 個得拿利。當時工人一天的工資為一個得拿利。 <sup>45</sup>	無
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	無	他連得是當時希臘幣制的最大單位。一他連得相當於六千得拿利或一個普通工人六千日的工資。五他連得將近普通工人一百年的工資。	無
環球聖經譯本	古代近東最大的重量單位，約等於 30 公斤，實際重量因時地	一般估計一他連得銀子約值六千銀幣即普通人二十年的工資。	無

<sup>44</sup> 該譯本採用意譯的方式將「他連得」直接譯為公斤、銀幣等單位。

<sup>45</sup> 在大 25：15 補充到：「他連得原為重量單位，後成為貨幣單位」。

	而異。在出 38:25-26，一他連得等於 3000 舍克勒（一舍克勒約 11-12 克）。		
--	--	--	--

從表 1 可見，大多數譯本都對「他連得」一詞提供了解釋。其中有些譯本已在翻譯經文時把「他連得」替換成「公斤」、「銀子」、「銀幣」、或「千」。而《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則採直譯，並在貨幣單位中以註釋說明，「銀幣」或「金幣」直譯為「他連得」。<sup>46</sup> 只有《思高聖經》、《聖經一串珠·註釋本》、《啟導本》、《聖經恢復本》和《更新版研讀本》以註釋論到「他連得」表徵信徒屬靈的恩賜、才幹或才能。事實上，馬禮遜在《華英字典》指出，「才」是用於“talent; ability; power”，並且例句是：「無才」“no talents”；「才智」“talents and knowledge”。<sup>47</sup> 而馬禮遜在 1822 年《華英字典》對“talent”的解釋就是“human intellectual ability”，是「才」。

「他連得」(talent) 只是一個例子，但也藉此一窺，聖經中一個詞的意義如何在歷史、社會演變和隱喻中演變，實不易掌握，但合適的註釋卻能使讀者充分理解且珍賞「他連得」(talent) 在三方面豐富的意義。表 1 顯示，至少有《聖經一串珠·註釋本》、《聖經恢復本》和《更新版研讀本》這 3 個譯本完全解釋了「他連得」在重量單位、錢幣單位和屬靈的恩賜或才幹這三方面的意義。

## 六、漢譯聖經註釋之進一步分類探討

美國的聖經翻譯學者 Blight 認為，聖經註釋可分為：(1)「背景資訊」

<sup>46</sup> 參該譯本於太 18：24 之註釋。

<sup>47</sup>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2, Volume 1*, p. 863.

(background information)、(2)「語言資訊」(linguistic information) 和(3)「詮釋性資訊」(interpretational information) 三大類。<sup>48</sup> 本文參考此架構來作註釋分類，並以譯本作舉例。

### (一) 背景資訊

背景資訊包含需解釋的地理位置、歷史背景、行為、物體 (object) 和人名等。初期西教士所編的漢譯聖經註釋，多是著重這方面，好使讀者跨越文化的鴻溝。到了華人主譯的時期，仍注重以註釋提供背景資訊。本段落以「歷史背景」為例：聖經中出現許多人物，都有相同的譯名，卻是指著不同的人，就如馬利亞、約翰、雅各、希律王等等。就著希律王而言，在太 2：1 曾出現過的希律王是「大希律」(Herod the Great)，在第十四章殺害施洗約翰的是「分封王希律」，也就是「希律·安提帕」(Herod Antipas)，為大希律之子；而在徒 12：1 殺害使徒雅各並囚禁彼得的希律是大希律的孫子—希律·亞基帕一世 (Herod Agrippa I)。由於這三位在新約裡都被稱為希律，為避免讀者混淆，有必要加上註釋說明。表 2 羅列 11 個譯本解釋希律王的部分註釋內容。除了《呂振中譯本》外，均有註釋說明。

表 2：解釋希律王的註釋

譯本	經文出處	註釋內容摘錄
朱寶惠譯本	太 24：1	希律是姓，這希律王，是殺害伯利恆孩童的，希律王的次子，亞基老的兄弟，在加利利作王。
	徒 12：1	這希律是從前殺害伯利恆孩童的那位希律的孫子，就是亞基帕第一，他也做過猶太人的王。
思高聖經	路 23：2	〈路加福音〉多記黑落德安提帕的事。大概得自與黑落德同乳的瑪納恆 <sup>49</sup> (宗 13：1)。

<sup>48</sup> Richard C. Blight, "Footnotes for meaningful translat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pp. 11-13. Blight 在「語言研究與聖經翻譯機構」(SIL International) 擔任翻譯顧問。

<sup>49</sup> 即馬念。

	宗 12 : 1 <sup>50</sup>	此黑落德 <sup>51</sup> 即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其時為巴勒斯坦王（公元 41 年—44 年），是大黑落德之孫，黑落德安提帕的姪子。（瑪 14 : 1-2，路 23 : 8-12）
呂振中譯本	-	無
聖經一串珠·註釋本	太 2 : 1	指大希律，於主前 37 年至 4 年間，為羅馬帝國內的藩王，管理猶太、以土買、加利利等地。
	太 2 : 22	大希律死後，他的版圖歸由三個兒子管理…希律安提帕掌管加利利及比利亞
	徒 12 : 1	是大希律孫子亞基帕一世，初獲羅馬皇帝委任為巴勒斯坦東北的分封王…
啟導本	太 14 : 1	這位希律是希律大王之子希律安提帕。 <sup>52</sup>
	徒 13 : 1	馬念是殺害施洗約翰並譏笑過耶穌的希律安提帕的兄弟。
聖經恢復本	徒 12 : 1	這希律是亞基帕王一世，他的繼承者是 25 : 13 的亞基帕王二世，這二人都不是 13 : 1 分封的王希律。
	徒 13 : 1	這希律曾殺害施浸者約翰。（路 9 : 7-9）
新譯本研讀版	可 6 : 14	大希律的兒子希律安提帕，是以土邁阿拉伯人的後裔。他是當時加利利和比利亞省的「分封王」或統治者。
	徒 13 : 1	馬念被領養成為希律安提帕的兄弟。
更新版研讀本	太 2 : 1	指大希律王（主前三十七至主前四年在位），有別於聖經中其他幾位希律。… <sup>53</sup>
	徒 12 : 1	亞基帕一世，大希律王的孫子（見太 2:1;14:1 等註釋），…希律安提帕曾將施洗約翰斬首（太 14:3-12），並審訊耶穌（路 23:8-12）…

<sup>50</sup> 《宗徒大事錄》，即《使徒行傳》。

<sup>51</sup> 即希律。

<sup>52</sup> 類似的註釋亦見於路 23 : 8。

<sup>53</sup> 該譯本對希律王的註釋詳盡，因篇幅考量而略去之細節可參考該譯本。類似的註釋亦見於太 14 : 1、可 6 : 14。

新約·新漢語譯本	太 14 : 1	大希律王（見第 2 章）的一個兒子希律·安提帕，在大希律王死後治理加利利和比利亞（公元前 4 年—公元 39 年）。
	可 6 : 14	參太 14 : 1 註（「分封王希律」）。
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	太 2 : 1	公元前 37 年至 4 年羅馬統治底下以色列全境的王，以大希律著稱。大希律的兒子有亞基老（參太 2 : 22 註解）、希律·安提帕（太 14 : 1 註解）和腓力（見路 3 : 1）等人。
	徒 13 : 1	指大希律的兒子希律·安提帕，他不是徒 12:1 所說的希律王（希律·亞基帕一世）。 <sup>54</sup>
環球聖經譯本	太 14 : 1	指大希律（2 : 1-22）的兒子希律安提帕。大希律死後，王國分給三個兒子。分封王的階級和權力都比王低，大約等於地方總督。 <sup>55</sup>

根據表 2，在 10 個譯本所提及關於希律的註釋中，多數譯本不只提到上述三個希律王，更以註釋描述三者的輩份關係。例如：《朱寶惠譯本》在太 24 : 1 的註釋中提到：「這希律王（指希律·安提帕），是殺害伯利恆孩童的，希律王（指大希律）的次子」；在徒 12 : 1 的註釋中提到：「這希律是從前殺害伯利恆孩童的那位希律（指大希律）的孫子，就是亞基帕第一」。讀者藉由查讀這兩個註釋，就可清楚明白三個希律王的輩份關係。此外，由於在福音書裡，除了太 2 : 1 以及路 1 : 5 提及大希律王以外，其餘章節所明文提到的「希律」皆為希律·安提帕。而到了徒 12 : 1 再次提及「希律王」時，一般讀者自然會認為是指希律·安提帕。且徒 13 : 1 亦再次提及這位分封王。所以有 2 個譯本的註釋特別以否定的口吻，提醒讀者留意此兩個希律的不同。《聖經恢復本》提醒讀者：徒 12 : 1 的希律王—希律·亞基帕一世「不是」徒 13 : 1 之分封的王希律；《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提醒讀者：徒 13 : 1 之希律·安提帕「不是」徒 12 : 1 所說的希律王—希律·亞基帕一世。

<sup>54</sup> 類似的註釋亦見於太 14 : 1、徒 12 : 1。

<sup>55</sup> 類似的註釋亦見於可 6 : 14。

## (二) 語言資訊：說明某個詞在希臘語或希伯來語中的含意或發音<sup>56</sup>

### 1. 重要音譯詞的註釋

在某些情況下，聖經中出現的人名與地名的意義是與經文的內容有關。以太 1：21 為例，「耶穌」是出自希臘文 Ἰησοῦς（音：Iesous）之音譯詞，其意義是指「救主」，這需要有註釋說明，才能使讀者明白，為何下文提到：「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表 3 的 11 個譯本皆對該詞作出解釋。

表 3：太 1：21 之「耶穌」的註釋

譯本	註釋內容摘錄
朱寶惠譯本	耶穌二字，是希臘譯文，意思是救人出罪，天使叫這樣給他起名，足見他與世人不同，他的名非世人所能起的。
思高聖經	「耶穌」意即「救主」，是天主子降生為人的名字。
呂振中譯本	即「拯救」的意思。
聖經一串珠· 註釋本	希臘文的「耶穌」一名，等於希伯來文的「約書亞」，含義是「耶和華拯救」。
啟導本	「耶穌」是希臘文名字，等於希伯來文的約書亞 Jehoshua，意為「耶和華是拯救」。
聖經恢復本	「耶穌」是希臘文，等於希伯來文的約書亞，意即耶和華救主，或耶和華救恩。
新譯本研讀版	耶穌：希臘文名字，相當於希伯來文的「約書亞」，意為「耶和華是拯救」或「耶和華拯救」。
更新版研讀本	「耶穌」是希伯來文「約書亞」的希臘譯名，其意是「耶和華拯救」。
新約·新漢語 譯本	耶穌為希伯來文「約書亞」的希臘文寫法。「約書亞」的意思是「耶和華是救恩」或「耶和華拯救」。

<sup>56</sup> 詳見 Richard C. Blight, “Footnotes for meaningful translat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p. 13.

現代中文譯本 研讀版	這個希臘文名字源自希伯來名「約書亞」，意思是「上主拯救」。作者運用雙關語把耶穌的使命表達出來。
環球聖經譯本	耶穌是希伯來文「耶和書亞」（即「約書亞」）或縮寫「耶書亞」的希臘文音譯，意思就是「耶和華是拯救」或「耶和華施行拯救」。

從表 3 可得知，隨著年代的進展，各譯本對該詞的解釋更為具體。前 3 個譯本將「耶穌」這詞意為「救主」、「拯救」，並「救人出罪」等意涵說明出來。後續的 8 個譯本更進一步指出，「耶穌」這個希臘文詞語等於希伯來文的「約書亞」，意為「耶和華是拯救」、「耶和華是救恩」，藉此將新舊兩約連結在一起。

## 2. 直譯、意譯或音譯後，需註釋來彌補所遺漏的訊息

由於聖經的原文常是一詞多義，且與漢語是屬於不同語系。因此，翻譯成漢語時，無論是直譯、意譯或音譯，常需要註釋來彌補翻譯後所遺漏的訊息。

以太 6：24 為例，《和合本》在 24 節下半譯為：「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且在經文後方加註：「瑪門：財利的意思」。此即是以音譯的方式翻譯本文，再以註釋說明其意義。以下羅列 11 譯本註釋於表 4。

表 4：太 6：24 下註釋

譯本	6：24 下譯文	6：24 下譯文摘錄
朱寶惠譯本	你們不能事奉真神，又帶著財神。	無
思高聖經	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	無
呂振中譯本	你們不能又做上帝的奴僕，又做錢財的奴僕。	無
聖經一串珠·註釋本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財利」的意思。

啟導本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有「金錢」、「利益」、「財富」諸義……。
聖經恢復本	你們不能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亞蘭文，指錢財、財富。
新譯本研讀版	你們不能服事 神，又服事金錢	「金錢」亞蘭文是「瑪門」。
更新版研讀本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瑪門」是「財利」的意思。
新約·新漢語譯本	你們不能既服侍神，又服侍瑪門。	亞蘭文的音譯，意思是「錢財、產業」。
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	你們不可能同時座上帝的僕人，又作錢財的奴隸。	希臘文 <i>mamonas</i> (瑪門)，源自亞蘭文，意思是「金錢或財富」。
環球聖經譯本	你們不能服侍 神，又服侍財富。	原文是亞蘭文瑪門的希臘文音譯，當時讀者大都知道其意思是財富。可是，現代讀者缺乏原初讀者的文化背景，音譯就變成沒有意義的符號，所以把意思譯出來較好。

從表 4 可得知，有 3 個譯本意譯為「財神」或「錢財」，而無註釋；有 5 個譯本音譯為「瑪門」，再以註釋說明其意思為「錢財」；有 3 個譯本則將意譯為「金錢」或「錢財」或「財富」，再以註釋說明其原文為「瑪門」。《環球聖經譯本》亦於註釋中說明這個詞應改為意譯的原因。

### (三) 詮釋性資訊

#### 1. 舊約與新約中相關詞的概念轉換

以出 25：17 節為例，《和合本》譯為「施恩座」一詞，希伯來文名詞為 *כַּפֹּרֶת* (*kapporeth*)，這個詞的字源有「遮蓋」(*cover*) 之意；<sup>57</sup> 意為「贖

<sup>57</sup> Johannes G. Botterweck, Helmer Ringgren, & Heinz-Josef Fabry,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ume 7*, pp. 289-290.

罪（的工具或地方）」，指的是約櫃上那包上精金的蓋子。<sup>58</sup>因此，表 5 顯示，有些譯本譯為「贖罪蓋」、「除罪蓋」或「遮罪蓋」。

《七十士譯本》將這詞譯為希臘文 *ἱλαστήριον* (hilasterion)，字義為：「贖罪、挽回/平息之物」、「贖罪、挽回/平息之法」、「挽回/平息之處」（施恩座）。<sup>59</sup>在出 25：17 出現時，此字後加上名詞 *ἐπίθεμα*，意為「蓋子」(cover)，描述其遮蓋之意。

新約中，*ἱλαστήριον* 只出現兩次：羅 3：25 和來 9：5。在來 9：5，《和合本》譯文為：「櫃上面有榮耀基路伯的影罩著施恩（施恩：原文是蔽罪）座」。「施恩座」即 *ἱλαστήριον*，其上下文是描述曠野中會幕裡之約櫃的蓋。即便如此，《和合本》仍需要在經文中夾註說明，施恩座就是與約櫃有關的「蔽罪座」，好使讀者將該詞與贖罪的意思連結。

然而，《和合本》將羅 3：25 譯為「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上下文並沒有提及會幕，下文卻說：「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Kittel 與 Friedrich 指出，

顯然假設他寫信對象的教會熟悉摩西律法（羅 7:1）。因此，他很自然地在這語境裡把耶穌描繪成更高的“כַּפֶּרֶת”，是藉著信，而非藉由純粹的外表儀文而生效，…它被暴露在公眾面前，而不是隱藏在不可觸及的聖殿中。保羅靈意化 (spiritualize) “כַּפֶּרֶת” 這一概念。<sup>60</sup>

---

<sup>58</sup> 西瓦 (Moisés Silva)，《新國際新約神學與釋義辭典 第三冊》，頁 787。

<sup>59</sup> 西瓦，《新國際新約神學與釋義辭典 第三冊》，頁 785；Moises Silva,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p.531; Walter Bauer,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3rd), p.474.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的字義原文為：“that which expiates or propitiates, means of propitiation, place of propitiation (mercy sea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BDAG)* 的字義原文為：“means of expiation”, “place of propitiation”.

<sup>60</sup> Gerhard Kittel & Gerhard Friedrich,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3*, p. 321.

西瓦亦指出，「以色列特有的平息概念，只能在舊約罪的教義的背景下來理解。人觸犯耶和華盟約律法的過犯（即使是無意的），就產生客觀的罪咎，並觸動破壞性的力量。」<sup>61</sup> 然而，如果沒有註釋說明，一般讀者無法領會這詞如何與會幕有關，亦無法理解在《羅馬書》中這詞譯為「挽回祭」或「平息處」的原因。因此，許多譯本皆在新舊約相關經文加上註釋。

表 5：「施恩座」之新舊約譯文與註釋的摘錄<sup>62</sup>

譯本	舊約譯詞	舊約註釋	新約譯詞	新約註釋
朱寶惠譯本	-	-	贖罪的祭物（羅 3：25），贖罪蓋（來 9：5）	羅 3：25：人的罪，無論如何，能信耶穌，可得赦免，這就是上帝原諒人的法子。
思高聖經	贖罪蓋	關於贖罪蓋，見肋 16：14、15。	贖罪祭（羅 3：25），贖罪蓋（來 9：5）	無
呂振中譯本	除罪蓋	無	除罪法（羅 3：25），除罪蓋的座（來 9：5）	無
聖經—串珠·註釋本	施恩座	「施恩」或作「蔽罪」。下同	挽回祭（羅 3：25），施恩座（來 9：5）	施恩座：「施恩」原文作「蔽罪」。此字的希臘文原意是「使罪得贖的」，可指祭物或地方。這裡沿用了舊約希臘文譯本的做法，以這字作為約櫃上蓋的名稱，因為在每年的贖罪日大祭司要將

<sup>61</sup> 西瓦，《新國際新約神學與釋義辭典 第三冊》，頁 788。

<sup>62</sup> 許多譯本在這些經文有大篇幅的註釋，但礙於篇幅限制，在本表中僅能摘錄重要的部分。

				血灑在此處作為贖罪之禮 (利 16 : 14-15)。
啟導本	施恩座	原文作「蓋」，指蓋在約櫃上的板，表明神在救贖的工作上「遮蓋罪」的大恩 (利 16 : 15-16)。	挽回祭 (羅 3 : 25)，施恩座 (來 9 : 5)	挽回祭的希臘文作 <i>hilasterion</i> ，有「贖罪」與「和解」的雙重意思，既去掉罪，又消除神的忿怒。舊約時代人用牲畜為祭，獻給神贖罪祈福，獻贖罪祭乃滿足神公義的要求。中文聖經譯為「挽回祭」兼有和解與贖罪二義，簡潔中肯。施恩座：「施恩」原文作「蔽罪」。
聖經恢復本	遮罪蓋	相當於羅 3 : 25 和來 9 : 5 的平息處，乃是約櫃的蓋，表徵基督作神公義律法的遮蓋，也作神在恩典中與祂的贖民相會，對他們說話的地方。因此，至聖所約櫃上的遮罪蓋，等於施恩的寶座……。	平息處 (羅 3 : 25)。遮罪蓋 (來 9 : 5)	平息處：這是出 25 : 17 約櫃上遮罪的蓋所豫表的。約櫃是神與人相會的地方，其中放著十條誠命的律法，藉其聖別和公義的要求，暴露並定罪前來接觸神之人的罪。但藉著約櫃的蓋，連同遮罪日灑在其上遮罪的血，罪人的整個光景就完全得著遮蓋。因此神能在這遮罪蓋上，與干犯祂公義律法的百姓相會……。 遮罪蓋：直譯，平息處。見羅 3 : 25 與註 2
新譯本研讀版	施恩座	指約櫃的上蓋。由於神在那兒施恩，所以名為「施恩座」。聖經有時把施恩座與約櫃分別出來，前者是贖罪的地方 (利 16 : 14-15)。	贖罪祭 (羅 3 : 25)，施恩座 (來 9 : 5)	原文作「蔽罪所」。耶穌受死，成為贖罪的祭 (除掉罪，8 : 3)，止息了神的憤怒。因為罪惹動神的憤怒，所以唯有讓神抒盡怒氣，才會帶來稱義的新地位。施恩座：或約櫃的蓋。
更新版研讀本	施恩座	(編者註：新國際版譯作「贖罪蓋」) 神這個象徵	挽回祭 (羅 3 : 25)，施	希臘文此詞，是指能滿足神義怒的一種祭物，如果不能

		性的寶座上覆蓋著贖罪蓋，代表神對祂子民所施的大憐憫……。	恩座（來 9：5）	滿足，則所有的人都照預定要遭受永刑……。 施恩座：新國際版譯作「贖罪蓋」…用精金作的平板，正好蓋住約櫃頂部，在贖罪日大祭司將贖罪祭的血灑在施恩座上（利 16：14-15）。
新約·新漢語譯本	-	-	贖罪祭（羅 3：25），施恩座（來 9：5）	贖罪祭或譯作「施恩座」。
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	櫃蓋	這個詞源自意為覆蓋的動詞。但字詞的意義可能隨時間的推進而擴大。起初，這個字專指約櫃的櫃蓋，是上主見摩西、頒下指示的地方（22 節）。之後，由於它在以色列赦罪儀式中扮演重要角色（利 16），因此開始意指赦罪之處所。新約的希伯來 9：5 稱之為「赦罪座」。	贖罪祭（羅 3：25），赦罪座（來 9：5）	贖罪祭：譯為「贖罪」的希臘字也可指「約櫃的蓋子」，贖罪日時，祭司會把祭牲的血灑在它上面（利 16：13-16）。然而這裡是在強調基督的犧牲是要使人的罪得赦免，脫離上帝的義怒。
環球聖經譯本	施恩座	利 16：2：施恩座：或譯「贖罪座」。原文是 כַּפֹּרֶת，詞源意思可能是「放腳的板」或「蓋」，指放在至聖所法櫃上面的金板（出 25：17-22），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贖罪日把祭牲的血彈於其上（利 16：14-15），所以金板代表耶和華開恩赦罪的地方。…因此傳統把這個詞譯作「施恩座」……。	施恩座（羅 3：25，來 9：5）	施恩座：或譯「挽回祭」或「贖罪祭」。這個詞在希臘文獻裡指平息神明怒氣的獻祭，但是 LXX 裡大多數是指覆蓋約櫃的施恩座（來 9:5 亦然）。

根據表 5 可知，在舊約的譯詞方面，《聖經—串珠·註釋本》、《啟導本》、《新譯本研讀版》、《環球聖經譯本》和《更新版研讀本》等 5 個譯本，使用意譯的「施恩座」。其他 4 個譯本《思高聖經》、《呂振中譯本》、《聖經恢復本》、《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則選擇直譯為「贖罪蓋」、「除罪蓋」、「遮罪蓋」和「櫃蓋」。而使用意譯的版本，皆會在註釋中說明這個字的原文與「除罪」，以及「蓋」有關。使用直譯的版本，則多有延伸解釋，說明這個字的字義與新舊約其他相關字的關係。而《聖經恢復本》、《更新版研讀本》、《環球聖經譯本》這 3 個譯本就有大篇幅的註釋說明，表 5 只能摘錄一部分。

在新約的譯詞方面，因羅 3：25 的概念較靈意化，各譯本與《和合本》的差異大。除了《聖經—串珠·註釋本》、《啟導本》和《更新版研讀本》沿用《和合本》的譯文外，其他譯本皆有不同譯法。例如，《朱寶惠譯本》、《思高聖經》、《新譯本研讀版》、《新約·新漢語譯本》、《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5 個譯本譯為「贖罪祭」，或「贖罪的祭物」。另 3 個譯本《呂振中譯本》、《聖經恢復本》和《環球聖經譯本》分別譯為「除罪法」、「平息處」和「施恩座」。由於舊約與新約中相關詞確實有概念上的轉換，所以《啟導本》、《新譯本研讀版》、《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皆有較大篇幅的註釋，甚至《聖經恢復本》以長篇註釋說明基督耶穌如何應驗了舊約的預表，流血作祭，成功救贖，不僅作「挽回祭」或「贖罪祭」，更是由神擺出作「平息處」。

在來 9：5，《聖經—串珠·註釋本》、《啟導本》、《新譯本研讀版》、《新約·新漢語譯本》、《環球聖經譯本》和《更新版研讀本》沿用《和合本》的譯詞「施恩座」。但是，《啟導本》以註釋說明「『施恩』原文作『蔽罪』」，《新譯本研讀版》也以註釋說明「或約櫃的蓋」；《更新版研讀本》也在註釋明說，「新國際版譯作『贖罪蓋』」。因為，來 9：5 的上下文是論到至聖所內的約櫃，其蓋是物質的，《朱寶惠譯本》和《思高聖經》譯為「贖罪蓋」；《呂振中譯本》譯為「贖罪蓋的座」；《聖經恢復本》譯為

「遮罪蓋」，再以註釋說明「直譯，平息處。見羅 3：25 與註 2」；《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譯為「赦罪座」。

## 2. 校勘註釋

華人為主譯者的時期，有更多譯本出現經文校勘或稱經文鑑別的註釋，本文以《馬可福音》結尾的 12 節經文（可 16：9-20）為例分析。

表 6：《馬可福音》結尾說明之註釋

譯本	註釋摘錄/經文出處
朱寶惠譯本	無
思高聖經	無
呂振中譯本	有古卷無九至二十節（16：8） 第八節以後，有古卷無九至二十節，而有下文：（16：20）
聖經一串珠·註釋本	較可靠的一些古抄本於 8 節終結，另一些抄本在 8 節後有不同的短結尾。（16：9-20）
啟導本	有些新約的抄本沒有這十二節。但馬可不可能寫到第 8 節便突然中斷，一定有個結語已經散佚。不過主基督復活所帶給世人的和平佳音，聖靈的同工，新子民的團契與教會的建立，以及往普天下去把佳音遍傳，都已包含在 16：7 的一句話中：「在那裏你們要見他」。主基督一直在工作。（16：9-20）
聖經恢復本	許多古卷無 9-20 節（16：9）
新譯本研讀版	最重要的早期抄本無 9-20 節，加上相異的風格和用詞，使本段的真確性成疑。（16：9-20） 有些抄本有[較短的結語]…放在第 8 節之後；另有少數抄本把它放在第 20 節之後。（16：20）
更新版研讀本	9-20：這幾節經文是否真是馬可福音的一部分，頗有問題。因一些早期重要抄本均無這一段，而且這段文字的遣詞造句、風格和神學內容，都有一些特徵與馬可福音其餘部分不太相似。馬可福音大概在 16:8 就已結束，或者其原有的結尾已經失傳。
新約·新漢語譯本	較長的結語：有部分可靠的古抄本是以下文 9-20 節來結束這卷福音書的。（16：8）

	較短的結語：有部分古抄本是以下文的話作為整卷福音書的結尾。 (16：20)
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	較重要的希臘古卷，馬可福音只到 8 節。有可能作者真的以此作結語，也有可能是因最後部分遺失了。有些古卷有 9-20 節，這些是後期加入的，其內容和風格顯示作者另有他人。…無論如何，這些經節已被早期教會接納為馬可福音傳統文本的一部分。(16：8) <sup>63</sup>
環球聖經譯本	最早期的馬可福音各抄本和古譯本都以 8 節末作結，較後期的抄本有 16：9-20 或其他各種不同的結尾。有 16：9-20 的各抄本也在個別詞句上呈現不少分歧。(16：8) 少數抄本在 16：8 之後，有以下的經文（一般稱為「較短的結語」），而傳統的結語 16：9-20 稱為「較長的結語」。

從表 6 可見，11 個譯本中，較早期的《朱寶惠譯本》和《思高聖經》無經文鑑別的註釋。《呂振中譯本》和《聖經恢復本》以註釋說明，許多古卷無 9-20 節。對於有些古卷無 9-20 節的可能原因，《新譯本研讀版》認為，有「相異的風格和用詞」；《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認為，「這些是後期加入的，其內容和風格顯示作者另有他人。」《更新版研讀本》也認為，「這段文字的遣詞造句、風格和神學內容，都有一些特徵與馬可福音其餘部分不太相似。」《環球聖經譯本》則主張「較後期的抄本有 16：9-20 或其他各種不同的結尾。有 16：9-20 的各抄本也在個別詞句上呈現不少分歧。」

但對於原著是否就於 8 節終結，《聖經一串珠·註釋本》判斷「較可靠的一些古抄本於 8 節終結」；《新譯本研讀版》認為「最重要的早期抄本無 9-20 節」；《更新版研讀本》也認為「一些早期重要抄本均無這一段」；《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也認為「較重要的希臘古卷，馬可福音只到 8 節。」《環球聖經譯本》主張「最早期的馬可福音各抄本和古譯本都以這句」。但是，《啟導本》卻主張，「但馬可不可能寫到第 8 節便突然中斷，一定有個結語已經散佚。」《更新版研讀本》也說「馬可福音大概在 16:8 就已結

<sup>63</sup> 於經文欄的第 20 節後方補充說明：「另有些古卷有下列結語：」。

束，或者其原有的結尾已經失傳」；《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也說「也有可能是因最後部分遺失了」。綜觀前述註釋內容，就著「原著是否就終結於 8 節」而言，目前仍未達共識。

### 3. 對比喻、表號和教義的詮釋

聖經中有許多比喻 (figures of speech) 和表號或記號 (signs)。<sup>64</sup> 其中有些就著字面即可理解，或是由聖經作者直接說明。<sup>65</sup> 有些則難以直接從字面領會，需要適當的註釋加以說明。在聖經中，除了人物與物件外，甚至物件的數量、尺寸、顏色、材質也可能具有寓意性。下文舉「羔羊」、「新耶路撒冷」等實例比較與說明。

聖經亦有許多重要的神學教義，<sup>66</sup> 但這些教義分散在文本的許多不同地方，且未以系統性方式明言說明。若不藉由註釋，信徒難以直接從字面領會。而 1919 年以前的漢譯聖經，受「不附註釋或評論」原則的影響，少有探討神學議題的註釋。在華人教會或華人聖經學者為主譯者後，就逐漸脫離此原則的侷限。本文從聖經神學中，挑出一些具代表的議題來作分析比較。<sup>67</sup>

#### (1) 基督論

##### (a) 羔羊象徵耶穌基督

在約 1:29，耶穌被施洗約翰見證是神的羔羊，以除去世人的罪惡。

<sup>64</sup> 在啓 1:1，《和合本》譯為，「耶穌基督的啓示...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的僕人約翰。」其中的「曉諭」，《啓導本》以註釋指出，「“曉諭”原文為 *semaino*，來自字根 *semcion*，為“記號”的意思。關於人的未來的事不是直接說出，而是用符號語言作象徵性的表達。」而《呂振中譯本》和《聖經恢復本》在啓 1:1 皆譯為「用表號指示」，與英文欽定本的“signified it”相對應。本文在「表號」第一次出現時和「記號」並列，之後以「表號」來表達“signs”。

<sup>65</sup> 例如，在啓 1:11，作者解釋「金燈臺」這表號。《和合本》譯為：「七個金燈臺就是七個教會」。

<sup>66</sup> 此項目包含在《網中聖經》、《環球新譯本》對研讀註釋 (study notes) 的分類中。參 [https://www.translatebible.com/worldwide\\_bible\\_society\\_interview.html](https://www.translatebible.com/worldwide_bible_society_interview.html)。

<sup>67</sup> 受篇幅限制，僅能舉以下四個頗具代表性的例子說明。

在以色列人的思想中，對羔羊並不陌生，但對不同文化的讀者而言，就需要解釋，說明為何要用羔羊作為「表號」來象徵救主。11 個譯中有 8 個譯本，有註釋解釋，如表 7 所示：

表 7：約 1：29「羔羊」之表號或象徵的解釋

譯本	註釋摘錄
朱寶惠譯本	猶太的規矩，凡有罪的人，宰羔羊於祭壇上，奉事上帝，以求贖罪。耶穌為眾人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如獻羊羔一樣，所以說耶穌是上帝的羔羊。
思高聖經	前驅若望在自己的門徒和聽眾前，聲明基督是先他而有的天主子，是除免世罪天主的羔羊（出十二，依 <sup>68</sup> 五三）。
呂振中譯本	無
聖經一串珠· 註釋本	取材自賽 53：7 裏要擔當眾人罪孽的耶和華的僕人，與歷史上、宗教禮儀上的逾越節羊羔（出 12：3）。
啟導本	施洗約翰稱耶穌為神的羔羊，因耶穌自己無罪，把自己當作逾越節代贖的羔羊（出 12：3），為世人的罪替死（比較賽 53：7）。
聖經恢復本	…耶穌卻被介紹為帶著微小鴿子的微小羔羊（29~33）。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的罪，鴿子是要將神帶給人作生命。羔羊是為著救贖，要把墮落的人贖回歸給神；
新譯本研讀版	比較 36 節。不容易確定這裡到底是指逾越節的羊羔（出 12：1-11），還是指那位僕人羊羔（賽五三）。有些證據顯示，在當時猶太人的思想中，兩者已結合為一。
更新版研讀本	在聖經中，這名詞似乎只在這裏及 1:36 出現過。約翰心目中的「羔羊」究竟何所指，有多種解釋（如：在逾越節所獻上的羊羔，或者賽 53：7，或耶 11：19，創 22：8，啟 5：6…所提到的羊羔）。約翰用這種獨特的方式介紹耶穌的事奉，可能是了要指出，祂不但將獻上成為犧牲，也將勝過一切邪惡勢力—藉此兩種方法除去世人罪孽（見約壹 2：2 及註釋）。

<sup>68</sup> 即《以賽亞書》。

新約·新漢語譯本	無
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	耶穌被稱為「上帝的羔羊」，可能暗示著以下其一或全部的意思：逾越節的羔羊（出 12：1-24；林前 5：7；彼前 1：18-19；…每天獻上為祭的羔羊（出 29：38-42）、上主受苦的僕人（賽 53：4-7…），以及擊敗邪惡的羔羊（啟 17：14）。
環球聖經譯本	無

表 7 顯示，最早期的譯本《朱寶惠譯本》著重向讀者陳明猶太人獻羔羊為祭的傳統，好讓華人讀者不致因著文化背景不同而感困惑，而後再進行解經。而之後的幾個譯本，包含《思高聖經》、《聖經一串珠·註釋本》、《啟導本》、《新譯本研讀版》、《更新版研讀本》、《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則著重參照舊約文本。這些譯本引述了舊約中提及羔羊的重要段落（例如，出 12：1-11 和賽 53：4-7），再輔以詮釋這些段落如何與耶穌作為神的羔羊有關。其中，《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羅列了四層涵義。而《聖經恢復本》則在 29-33 節的文本脈絡下，闡釋了「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的罪，鴿子是要將神帶給人作生命」的神學涵義。值得注意的是，《新約·新漢語譯本》和《環球聖經譯本》未用註釋說明「神的羔羊」這表號。

#### (b) 耶穌基督就是至大的神

《和合本》多 2：13 經文為：「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然而，周復初、謝仁壽，和麥道衛皆指出，按照《和合本》的譯法，這裡好像提及兩個人位或位格：神和耶穌基督。可是，根據希臘文法，「至大的神」和「救主」這兩個稱謂都是指向耶穌基督。<sup>69</sup> 表 8 也顯示，許多譯本以註釋指明，文中「至大的神」和「救主」都是指耶穌基督，耶穌基督是至大的神，也是我們的救主，因而

<sup>69</sup> 周復初、謝仁壽，〈再思聖經「概念合一」語法的翻譯〉，頁 23-60；麥道衛，《新鐵證待判》，頁 218。

明言基督的神格。以強調耶穌基督的神性。

表 8：多 2：13 註釋

譯本	註釋摘錄
朱寶惠譯本	無
思高聖經	無
呂振中譯本	無
聖經一串珠· 註釋本	無
啟導本	有古卷無「和」字，指出耶穌基督就是神。
聖經恢復本	歷代以來，對於這…神聖名稱，有兩派解釋：(一)指兩個人位，神和基督；(二)只有一個人位，耶穌基督是至大的神，也是我們的救主，因而明言基督的神格。我們寧肯選擇第二種解釋。這符合基督出生時所啟示的兩個神聖名稱：耶穌—耶和華救主，和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太 1：21-23)
新譯本研讀版	在希臘文中，「神」和「救主」共用同一個定冠詞，在文法結構上清楚表明兩者是指同一個個體。這是新約聖經最清晰地確認基督具有神性的地方之一。
更新版研讀本	新國際版譯作「我們至大的神和救主，耶穌基督」，…新國際版的譯法更能表達希臘文的結構，將基督的神性清楚地見證出來（見羅 9:5 及註釋）。
新約·新漢語 譯本	耶穌基督就是我們偉大的神和救主，故以破折號表示。這句直譯作「我們偉大的神和救主耶穌基督」。
現代中文譯本 研讀版	『至尊的上帝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或譯『我們的至尊上帝救主，就是耶穌基督』。
環球聖經譯本	根據原文句式，「偉大的神」和「救主」都是指「耶穌基督」。這是新約聖經論及基督神性最明確的聲明之一。

表 8 顯示，較早期的譯本《朱寶惠譯本》、《思高聖經》、《呂振中譯本》和《聖經一串珠·註釋本》皆沒有相關註釋。有註釋的 7 個譯本，解釋方式略有不同，但殊途同歸。《啟導本》根據有古卷無「和」字來說明；《聖經恢復本》根據太 1：21-23 耶穌的神聖名稱來證明；《新譯本研讀版》、《更新版研讀本》和《環球聖經譯本》從希臘文文法結構或原文句式來證明；《新約·新漢語譯本》以及《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則藉由直譯或另譯作輔助說明。

## (2) 三一論（弗 1：3-14）

另一個相當重要的神學教義是三一論（the Trinity）。以弗 1：3-14 為例，以下 11 個譯本中的 6 個譯本註釋，皆從神學上「三一論」的角度來解經，足見註釋之於傳達神學教義的重要，好使信徒得到基本的神學裝備，如表 9 所示。

表 9：弗 1：3-14 相關的三一論註釋

譯本	註釋內容摘錄
朱寶惠譯本	無
思高聖經	天主聖三：聖父為萬有的根源與終向；聖子降生，以自己的寶血救贖人類；聖神對基督妙身所施行的聖化，以及寵召，預定……。
呂振中譯本	無
聖經一串珠·註釋本	上述福氣總括了神對人的整個救贖計劃，而這計劃是由聖父、聖子、聖靈分別策動、執行與達成的（4、7、14 節），為要使基督統領萬有（10 節），並叫榮耀歸於父神（6、12、14 節）。
啟導本	包含三部分：1.稱頌神的偉大（3-6 節）；2.對耶穌基督的稱頌（7-12 節）；3.對聖靈的稱頌（13-14 節）。總的來說是對三位一體神救恩的讚美：聖父揀選（3 節），聖子完成救贖（4-13 節上），聖靈作信徒得恩典的憑據（13 節下-14 節）。
聖經恢復本	在本段，父為著神永遠的定旨而有了揀選和豫定，（3-6，）子為著完成神永遠的定旨而成就了救贖，（7-12，）靈為著應用神所完成的定旨而

	作印記與憑質：(13-14；) 在此，三一神受到讚美，受到帶著敬拜的稱讚。
新譯本研讀版	這個榮耀頌分為三部分：稱頌揀選人的父（3-6 節）、救贖人的子（7-12 節），以及給人印記的靈（13-14 節）。
更新版研讀本	1:3-14 這一整段希臘文經文原是一句話，通常稱為「三一頌讚」，因為它述說神所成就的，並以敬拜的方式表達對神的尊崇。保羅先說到我們藉聖父所得的福（1:3-6），然後說到藉聖子所得的福（1:7-12），最後說到藉聖靈所得的福（1:13-14）。
新約·新漢語譯本	無
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	無
環球聖經譯本	無

《網中聖經》亦在註釋中提到：

以弗所書 1：3-14 在希臘原文中是一句，分為三大段，每一段都以讚美結束（第 6、12、14 節），而讚美的對象分向三位一體（Trinity）的真神的每一位。保羅說完祝福問安的話後：第一段（4-6 節）讚美父神（the Father）在永恆的過去揀選了我們，第二段（7-12 節）讚美聖子（the Son）在歷史的過去救贖了我們（十字架），第三段（13-14 節）讚美聖靈（the Holy Spirit）在我們個人的以往，更換的時候，印了我們。

上述譯本除了明確指出本段落經文所描述的三一論—父、子、靈，分別見於那些經文以外，也指出，聖父如何作為萬有的根源來制定救贖的計畫；聖子如何藉由成功救贖來執行這個計畫；聖靈如何作為印記，施行並應用這個已經完成的救贖計畫，使信徒得恩典，至終使聖父得榮耀。可見

各譯本的註釋內容值得相互參照與佐證。值得注意的是，《新約·新漢語譯本》、《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和《環球聖經譯本》未在此用註釋說明「三一論」的教義。

### (3) 教會論：新耶路撒冷

《啟示錄》裡有很多奇特的異象或用表號所描寫的事物。第二十一章描繪了聖城新耶路撒冷，由於這異象或表號對讀者而言相當抽象，亦需要註釋加以解釋。

表 10：新耶路撒冷的註釋（啟 21:2、21:9-22:5）

譯本	註釋內容摘錄
朱寶惠譯本	是上帝和得救的人同住的地方。
思高聖經	凱旋的教會（耶穌的新娘）…新耶路撒冷是天主與義人居住之所。天主「與他們同在」（見瑪 1：23）。
呂振中譯本	無
聖經一串珠· 註釋本	21：2 聖城新耶路撒冷：象徵神的同在（出 25：8）和榮耀（參約 1：14）。21：9-22：5 論聖城新耶路撒冷：即基督的新婦，完美的教會。
啟導本	這是歷代聖徒在永世居住的地方，亞伯拉罕所盼望的天城就是這城（來 11：10-16；比較來 12：22-24）。
聖經恢復本	新耶路撒冷，表徵神歷代所贖，經過重生、變化、得榮之聖徒總和的結構，並不是一座物質、無生命的城，乃是一個集體活的人位，如新婦，有基督這奇妙的人位為丈夫（21：2）。…新耶路撒冷是歷代以來所有蒙神救贖的聖徒活的組合。她是基督的新婦，作基督的配偶（約 3：29）；也是神的聖城，作神的居所，神的帳幕（啟 21：3）。這就是那屬天的耶路撒冷（來 12：22），是神為我們豫備的，也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羨慕的。（來 11：10，16）
新譯本研讀版	聖徒最終的住處出現，同時應驗了較早前的啟示…：新娘，即羊羔的婚姻伴侶（21：9）；以及聖殿作為神的住處（21：22-23）。這個聖城的中心人物和核心福分，是神自己和羔羊（21：22-23，22：1-5）。神最後的啟示必然把較早前一切的啟示帶進高潮，並且完成神的心意，把萬事萬

	物，甚至是基督，都同歸於一（11：15；弗 1：10）…由於意象有流動易變的特性，最好還是不要嚴格分辨聖城的居民（聖徒）和聖城本身（聖徒再加上得榮耀的創造）。
更新版研讀本	啟 21:2 註：見「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加 4:26；見該處註釋）。 加 4:26 註：指天上神的城，由基督掌權，基督徒為其公民。
新約·新漢語譯本	無
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	喻教會。見啟 3:12；另對照加 4:26；來 12:22。 <sup>70</sup>
環球聖經譯本	無

在表 10 中，值得注意的是，《呂振中譯本》、《新約·新漢語譯本》和《環球聖經譯本》未用註釋說明「新耶路撒冷」。而 8 個有註釋的譯本，其詮釋又分為三類。第一類對「新耶路撒冷」的詮釋是偏向物質的，如《朱寶惠譯本》指出是「地方」，是上帝和得救的人同住的地方；《啟導本》也詮釋為「地方」，是歷代聖徒在永世居住的地方。

另 3 個譯本是屬於第二類，對「新耶路撒冷」的詮釋是偏向非物質的。《聖經一串珠·註釋本》指稱是象徵神的同在和榮耀，即完美的教會；《聖經恢復本》則明言不是一座物質、無生命的城，乃是「一個集體活的人位，如新婦…也是神的聖城，作神的居所，神的帳幕」；《現代中文譯本研讀版》則直稱，「喻教會。見啟 3:12」。

有 3 個譯本是屬於第三類，認為「新耶路撒冷」同時是聖城的居民和聖城本身。例如，《思高聖經》強調「凱旋的教會」與「天主與義人居住之所」，再加上是「天主與他們同在」；《新譯本研讀版》則指出，「由於意象有流動易變的特性，最好還是不要嚴格分辨聖城的居民（聖徒）和聖城

<sup>70</sup> 21：9 上方的段落標題「新耶路撒冷」下方標註：「新耶路撒冷—基督的教會的榮耀」。

本身（聖徒再加上得榮耀的創造）。」《更新版研讀本》認為，「指天上神的城，由基督掌權，基督徒為其公民。」不過若再細讀對聖城的描述：「天主與義人居住之所」、「聖徒再加上得榮耀的創造」和「天上神的城」，雖未明言，卻非指一座物質、無生命的城。

上述的簡要討論顯示，漢語附註釋譯本對「新耶路撒冷」的詮釋是非常分歧的。這也顯示，對於一些異象、預表或表號的詮釋，讀者需多比較與思辨。

#### （四）小結

上述的比較分析顯示，1980 年後，聖經譯本的註釋個數和字數都大幅增加，並且在原文字義分析、經文校勘和神學詮釋等方面展現了多元特色。

本文藉由表 1 至表 10 對 11 個譯本的比較顯示，在背景資訊和語言資訊方面，各譯本之註釋內容差別不大。但是，在詮釋性資訊方面，第一、各譯本之加註釋與否就有差別。例如，《呂振中譯本》、《新約·新漢語譯本》和《環球聖經譯本》對於（1）約 1：29「羔羊」之表號、（2）弗 1:3-14 相關的三一論，和（3）教會論相關的「新耶路撒冷」皆不加註釋說明。再例如，對於在多 2：13 所論基督的神性，較早期的譯本《朱寶惠譯本》、《思高聖經》、《呂振中譯本》和《聖經—串珠·註釋本》皆沒有相關註釋。

第二、有些註釋要解釋舊約與新約中相關詞的概念轉換，其內容就有較大的差別。例如，表 5 列出《和合本》譯為「施恩座」之新舊約譯文與註釋，其內容就顯示，較早期的譯本《朱寶惠譯本》、《思高聖經》和《呂振中譯本》無相關註釋或內容很少。而有註釋的譯本，常需先解決經文的譯詞問題，再進一步解釋舊約與新約中相關詞的概念轉換。以至於，有些譯本在羅 3：25 或來 9：5 有大篇幅的註釋。再者，各譯本對「新耶路撒冷」的詮釋內容更是有巨大的差別，非常分歧。

## 七、結論

官話《和合本》於 1919 年出版以後，華人譯者們漸漸主導聖經的翻譯。在 1920-1979 年這轉換期間，受到大環境等因素的限制，每三十年為一代的譯本出版數反而較 1890-1919 年代少。但是，許多譯本不僅重譯了經文，註釋的個數與註釋字數更是大幅增加；而在 1980 年以後的附註釋聖經，在政經局勢穩定、全球化等因素的正面影響下，不僅出版量較已往大為增加，其註釋個數常是超過一萬，甚至兩萬多個；其註釋的字數也有幾本是超過百萬字的。註釋內容更多元，不僅讓讀者按自身的語言和文化處境理解聖經本文，更是增加了背景資訊、語言資訊、解釋性資訊以及神學和靈修等內容。這使漢譯附註釋聖經的發展呈現多元並存的風貌，期能滿足信徒認識聖經並進而研讀聖經的需要。這也說出，「大英聖書公會」在十九世紀的「不附註釋或評論」原則雖有其背景與必要性，但也漸漸顯出不利於西教士宣教。聖經文本仍需要註釋來為自己說話，以及透過聖經註釋促進聖經的研讀。

本文礙於篇幅限制，僅列舉 11 個較具代表性的譯本，在背景資訊、語言資訊與詮釋性資訊等三方面作比較分析，結果顯示，在背景資訊和語言資訊方面，各譯本之註釋內容差別不大，值得相互參照與佐證。但是，在詮釋性資訊方面，各譯本之註釋內容有時差別很大。例如，對於弗 1:3-14，是否該做「三一論」的詮釋就有差別；而對「新耶路撒冷」的詮釋就更是非常分歧。這也顯示，對於一些神學教義、預表或表號的詮釋，讀者就需多參讀幾個譯本以比較與思辨。

(本文於 2023 年 8 月 9 日收稿，2024 年 6 月 7 日通過刊登)

附錄：漢譯附註釋聖經譯本（1803-2022 年）<sup>71</sup>

no.	出版年 <sup>72</sup>	書名	譯者（註者）	出版社	註釋個數 或字數 <sup>73</sup>
1	1803	古新聖經	賀清泰	原稿當時未出版 <sup>74</sup>	8419 個
2	1823	神天聖書	馬禮遜	受大英聖書公會資助於 麻六甲發行	226 個
3	1855	委辦譯本	麥都思、文惠廉、裨治 文、施敦力等 12 人	香港英華書院	129 個
4	1857	南京官話譯本 新約全書	麥都思、施敦力	江蘇松江上海墨海書館 出版社	25 個
5	1863	舊約全書（裨 治文譯本）	裨治文、克陞存	江蘇滬邑美華書館	54 個
6	1872	北京官話新約 全書	北京翻譯委員會（施約 瑟、白漢理等 5 人）	大美國聖經會	161 個
7	1874	北京官話舊約 全書	施約瑟譯	京都美華書院	420 個
8	1886	深文理新約全 書	楊格非 重譯	蘇格蘭聖經會（漢鎮英 漢書館）	43 個
9	1895	新約聖經	包爾騰、白漢理	大美國聖經會	169 個
10	1897	湛約翰—韶瑪 亭文理《新約	湛約翰、韶瑪亭合譯	香港文裕堂	9 個

<sup>71</sup> 此表僅列出有註釋的整卷新約或舊約。資料來源部分查詢自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查詢系統網站：<https://bible.fhl.net/ob/>。少部分是翻閱紙本《聖經》，或使用網路《聖經》資源查找。

<sup>72</sup> 本表的出版年是筆者查找之紙本譯本的出版年。其中有些譯本的新約與舊約完成於不同年代，則列出兩個版本皆完成時之年分。

<sup>73</sup> 如有查找或計算出該譯本的註釋個數，會呈現於此欄。由於近代譯本的註釋格式未必相同，有些譯本無法算出確切個數，但有提供註釋字數，亦附於其上。

<sup>74</sup> 2014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古新聖經殘稿》。

		全書》			
11	1898	淺文理新約全書	楊格非 重譯	蘇格蘭聖經會（漢鎮英漢書館）	73 個
12	1898	淺文理新約聖經天主版	施約瑟	1898 年由私人出資，在日本出版新約（日本東京秀英舍印刷）	434 個
13	1902	淺文理新舊約聖經（上帝版）	施約瑟	美國聖經會	4121 個
14	1902	官話新約全書	北京翻譯委員會（施約瑟、白漢理、包爾騰、艾約瑟、丁韞良）	大英聖書公會	144 個
15	1904	新約全書（淺文理和合本）	淺文理譯本委員會	大美國聖經會	229 個
16	1905	官話新舊約聖經	施約瑟	上海大美國聖經會	1114 個
17	1906	官話新約全書	楊格非	漢鎮英漢書館	125 個
18	1908	官話新約全書	官話和合本委員會	大英聖書公會	348 個
19	1909	新舊約聖經官話譯本	施約瑟	上海大美國聖經會	3364 個
20	1919	官話和合本新舊約全書	官話和合本委員會	美國聖經會	977 個
21	1919	深文理新舊約全書	深文理譯本委員會	大英聖書公會	52 個
22	1922	新經全集	蕭靜山	直隸東南耶穌會	2473 個
23	1929	新譯新約	賽兆祥	南京金陵神學院	
24	1936	重譯新約全書	朱寶惠	上海競新印書館	3092 個

25	1946	呂譯新約初稿	呂振中	北平燕京大學宗教學院	1630 個
26	1949	新經全書	狄守仁、李山甫、申自天、蕭舜華合譯	北平獨立出版社	905 個
27	1949	新經全集（文言文）	吳經熊譯，羅光總主教集註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1354 個
28	1952	新約新譯修稿	呂振中	香港聖經公會	1574 個
29	1968	思高聖經	思高聖經學會（雷永明主編）	思高聖經學會	5696 個
30	1970	呂振中譯本	呂振中	香港聖經公會	4702 個
31	1979	現代中文譯本	許牧世、駱維仁、周聯華、王成章、焦明等	聯合聖經公會	1115 個
32	1985	聖經助讀本	于力工	聖書書房	8040 個
33	1986	聖經一串珠·註釋本 <sup>75</sup>	中國神學研究院編撰	證道出版社	18946 個
34	1989	新標點和合本	聯合聖經公會組織聖經學者、翻譯顧問和編輯人員	聯合聖經公會、香港聖經公會、台灣聖經公會	995 個
35	1989	聖經：啟導本	余也魯主編，唐佑之，鮑會園核稿	海天書樓	120 萬餘字 <sup>76</sup>
36	1992	聖經新譯本	環球聖經公會	環球聖經公會	427 個
37	1996	新國際版研讀本	鮑會園	更新傳道會	20000 個左右，230 萬字 <sup>77</sup>

<sup>75</sup> 新約全書完成於 1984，舊約全書完成於 1986，新舊約全書完成於 1987；2000 年出版修訂版。

<sup>76</sup> 註釋字數由海天書樓網站提供：<https://reurl.cc/xayxkz>。

<sup>77</sup> 註釋個數由該聖經譯本序言中的簡介得知。

38	1998	牧靈聖經	于賀神父	天主教國際聖經學會	
39	1999	聖經·靈修版 (標準本)	國際聖經協會	國際聖經協會	
40	2002	聖經尋道本	更新傳道會	更新傳道會	78
41	2003	聖經：護教研 讀本	亨利·墨瑞斯註釋；國際福 音佈道神學院編譯	美國：生命出版社	
42	2005	和合本靈修聖 經	林治生	證主總代理	
43	2005	聖經恢復本	李常受主譯	臺灣福音書房	15793 個
44	2005	靈火聖經：豐 盛生命研讀本 和合本	石大諾、艾衛斯理著； 安永靜、鄭詩君譯	聖經資源中心/華宣橄 欖	
45	2006	簡明聖經 <sup>79</sup>	凸桑中文聖經協會	道聲出版社	
46	2007	雷氏研讀本聖 經	雷歷	活石出版社	
47	2008	更新版研讀本 聖經	更新傳道會	更新傳道會	20000 左 右， 230 萬字 80
48	2008	中文標準譯本	霍爾曼聖經出版社 (Holman Bible Publishers)	全球聖經促進會 (Global Bible Initiative) 與霍爾曼聖 經出版社	2987 個

<sup>78</sup> 6000 個解經、神學、應用問題的註釋於經文欄兩旁，少部分翻譯註釋附於經文欄下方。參更新傳道會網站：<https://reurl.cc/lQqLZA>。

<sup>79</sup> 新約完整，舊約原只有《創世記》、《出埃及記 1-20 章》。2012-2021 年的增訂版陸續增加了《詩篇》、《箴言》、《約拿書》、《以賽亞書》、《約伯記》、《傳道書》、《雅歌》。

<sup>80</sup> 更新版研讀本聖經序言中指出，該譯本之經文註釋量是在《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的基礎上再增添 800 條新註釋。

49	2008	聖經研讀版— 新譯本	環球聖經公會	環球聖經公會	25813 個，逾 300萬 字。 <sup>81</sup>
50	2010	和合本修訂版 (新舊約)	香港聖經公會	香港聖經公會	2550 個
51	2010	當代譯本修訂 版	國際聖經協會	聖經資源中心	520 個
52	2010	新約·新漢語 譯本	漢語聖經協會	國際漢語聖經出版社	6541 個
53	2010	新約(馮象譯 本)	馮象	牛津大學出版社	
54	2011	網中聖經 (CNET聖經) <sup>82</sup>	中文版由德仁文化文 流中心(基金會)負責翻 譯	Bible Studies Press	26837 個 <sup>83</sup>
55	2011	新約新和合研 讀譯本研讀本	李廣	聖經資源中心	2767 個
56	2012	聖經精讀本 [簡體字]	牧聲出版社	牧聲出版社	
57	2012	新普及譯本	國際漢語聖經出版社	國際漢語聖經出版社	
58	2014	麥克阿瑟註釋 聖經	麥克阿瑟	香港方舟出版社	
59	2014	聖經註釋版：	環球聖經公會	環球聖經公會、道聲出 版社	

<sup>81</sup> 資料來自 <https://www.tiendao.org.hk/SRSB.html>。

<sup>82</sup> 此譯本目前僅有網路版。該譯本的註釋由英文版的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Bible* 的註釋改寫而成。參 NET 聖經繁體中文網站之譯者序：<https://bible.org/node/20252/hkbs2/files/examples.pdf>。

<sup>83</sup> 譯者稱「全書共有六萬多註解」應是指「網英」。參 [https://bible.org/assets/downloads/chinese/tc\\_00-preface.pdf](https://bible.org/assets/downloads/chinese/tc_00-preface.pdf)。

		新約全書 <sup>84</sup>			
60	2015	聖經·和合本·研讀本	漢語聖經協會	漢語聖經協會	近 25000 個 <sup>85</sup>
61	2017	聖經研修本 <sup>86</sup>	基督教全國兩會	基督教全國兩會	20000 個 <sup>87</sup>
62	2019	聖經—現代中文譯本研讀本	聯合聖經公會	聯合聖經公會	
63	2020	馬太·亨利研讀版	馬太·亨利著，趙剛、陳風等譯	USA : Hudson Taylor SBH	
64	2022 <sup>88</sup>	環球聖經譯本	環球聖經公會	環球聖經公會	

<sup>84</sup> 註釋編修自 *NET Bible* 的註釋。

<sup>85</sup> 註釋編修自 *NET Bible* 的註釋，註釋數量由漢語聖經協會網站提供：<https://reurl.cc/DjR1y5>。

<sup>86</sup> 2022 年由 Crossway 出版社出版了 *ESV* 聖經研修本—簡體，由於來源同屬於 *ESV Study Bible*，本文僅列 2017 年的版本。

<sup>87</sup> 註釋數量由智慧書局網站提供：<https://wisdombooks.com.my/-/83/SKU-A-BK003B-UNIT-11719>。

<sup>88</sup> 此譯本的新約於 2015 年出版，舊約完成於 2022 年，舊約由於註釋量大，分成三冊出版。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 Browne, G. 1859.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From its institution in 1804, to the close of Its Jubilee in 1854*, I. London: British Bible Society.
- MacGillivray, D. 1907.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Morrison, Robert. 1819.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2, Volume 1*. Macao: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 Morrison, Robert. 1822.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3*. Macao: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 近人論著

- 尤思德 (Zetzsche, J. S.) 著，蔡錦圖譯，2002 (原著出版年：1999)，《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蔡錦圖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
- 西瓦 (Moisés Silva) 主編，沈紡緞、邱昭文、陳家勳、鄔需霖譯，2022，  
《新國際新約神學與釋義辭典 第三冊》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新北市：華神出版社。
- 李爽學，2013，〈近代白話文·宗教啟蒙·耶穌會傳統一試窺賀清泰及其所譯《古新聖經》的語言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2，頁 51-108。
- 李爽學，2016，〈談天說地論神人—從《古新聖經·化成之經》前二篇看賀清泰的解經學〉，收入於李爽學主編，《明清西學六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頁 249-278。
- 何帆，2019，《變量：看見中國社會小趨勢》，新北市：聯經出版。
- 周復初、謝仁壽，2018，〈再思聖經「概念合一」語法的翻譯〉，《編譯論叢》，11：1，頁 23-60。

- 唐子明，2018，《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 1807-1919》，香港：天道書樓。
- 唐子明，2019，《權威與綻放—近代中文聖經翻譯及譯本比較》，香港：天道書樓。
- 海天書樓，〈中文聖經啟導本簡介小冊子〉，<https://reurl.cc/xayxkz>，2023年8月5日下載。
- 麥金華，2008/2009，〈大英聖書公會駐華經理與《和合本》中文聖經翻譯關係的探析〉，《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8，頁32-45。
- 麥金華，2010，《大英聖書公會與官話〈和合本〉聖經翻譯》，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 麥金華，2019，〈官話《和合本》的譯者注解〉，《基督教週報》，<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9/ta2038014.htm#>，2022年2月10日下載。
- 麥道衛，2021，《新鐵證待判》，尹妙珍、陳寶嬋、伍美詩、晏小萍譯，香港：福音證主協會。
- 許牧世，1983，《經與譯經》，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 劉遠見、周復初，2023，〈漢譯聖經附註釋的發展—1803-1919〉，《華人宗教研究》，22，頁103-153。
- 劉遠見，2024，《漢譯聖經附註釋之研究 (1803-2022)》，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論文。
- 趙維本，1993，《譯經溯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 鄭海娟，2015，〈薪傳與新詮：古新聖經的解經之道〉，收入於李爽學、胡曉真主編，《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台北市：漢學研究中心，頁95-130。
- 蔡錦圖，2011，〈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和版本〉，《天主教研究學報》，2，頁11-44。
- 鮑曉婉，2022，〈副文本視角下的憐為仁聖經注譯本研究〉，《聖經文學研

- 究》，24，頁 231-253。
- 韓撲，2010，《權謀：中國式的智慧哲學》，台北：德威國際文化。
- Bauer, Walter. 2000.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3r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light, Richard C. 2005. "Footnotes for meaningful translat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Journal of Translation*, Volume 1, Number 1, pp. 7-46.
- Botterweck, G. J., Ringgren, H. & Fabry, Heinz-Josef eds. 2015.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ume 7*.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 Chan, J. C. Y. 2014. *William Dean and the First Chinese Study Bible*.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 Chan, Sin-wai & Pollard, D. E. eds. 1995.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Hongkong :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Foley, Toshikazu S. 2009. *Biblical Translation in Chinese and Greek: Verbal Aspec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Netherlands; Boston Mass: Brill.
- Kittel, G. & Friedrich, G. 1966.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3*. Translated by G. W. Bromiley.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 Mak, G. K. W. 2015. "To Add or not to Add?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s Defense of the 'Without Note or Comment' Principle in Late Qing China,"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25, Number 2, pp. 329-354.
- Silva, Moises. ed. 2014.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 Xu, X. J. 2021. "Adding a Cubit to Bible Understanding: A Study of Notes in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Bible and the Sigao Bible," in *The Bible Translator*, Volume 72, Number 1, pp. 31-49.
- Yi, A. T. 2018. "When Notes Start to Speak: An Investigation of Footnotes and Interlinear Not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Bible Versions," in *The Bible Translator*, Volume 69, Number 1, pp. 56-78.

##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ible with Notes—1920-2022

Liu Yuan-Jian, Chou Fu-Chu\*

###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annotations in Chinese Bibles from 1920 to 2022, using Blight's classification of Biblical notes as a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of the annotations of 11 representative Chinese Bibles from 1920 to 2022. By counting the number of annotations in Chinese Bibles published in from different periods,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Chinese translators gradually emerged as the main contributors to translation efforts after 1920.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annotated translations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reveals that there were actually fewer translations published between 1920 and 1979 compared to 1890-1919, with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nly occurring after 1980. Since 1920, annotated Chinese Bibles have included more extensive notes and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multifaceted in terms of content, covering textual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interpretation of signs and symbols, theological doctrine, textual criticism, etc. The purpose i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believers to understand and study the Bible. This shows that the biblical text still needs notes to speak for itself, and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Bible notes in studying the Bible. The various annotated Bibles published by Chinese churches reflect the divers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nslator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ible. While there are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background and linguistic information, there can b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terpretive information among different translatio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readers to make comparisons and think critically.

Keywords: Bible notes, Chinese translators, interpretation of symbols, theological doctrine, interpretive information

---

\* Yuan-Jian Liu, Ph.D in relig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u-Chu Chou, Honorary Professor,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